

等待放晴

的日子

〔日〕津村记久子 著

戴华晶 译

君は永遠にそいつらより若い

21 届

二十岁的阴霾之书  
真实的年轻群像

太宰治文学奖作品

不曾在深夜街角徘徊过的人，不足以谈青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WOMAN  
IN  
THE  
BLACK

THE  
WOMAN  
IN  
THE  
BLACK

THE  
WOMAN  
IN  
THE  
BLACK

# 等待放晴 的日子

〔日〕津村记久子 著

戴华晶 译

君は永遠  
にそいつ  
らより若い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等待放晴的日子 / (日) 津村记久子著; 戴华晶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339-4020-1

I. ①等… II. ①津… ②戴…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2177 号

KIMI WA EIEN NI SOITSURA YORI WAKAI

Copyright © 2009 by Kikuko TSUM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CHIKUMASHOB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IKUMASHOB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214 号

## 等待放晴的日子

作者: (日) 津村记久子

译者: 戴华晶

责任编辑: 柳明晔 颜颖颖

封面设计: hanyindesign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97 千字

印张: 7

插页: 1

书号: ISBN 978-7-5339-4020-1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雨滴带着呛人的烟味滴落在我的下唇，我哑了哑舌。既没有带伞，也没有穿雨衣，我一边忍受着湿气与寒意，一边环顾四周，盘算着自己究竟还能挖多久。四周是一片广阔得让我深感力不从心的土地，我终于放弃了思考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做到。

其实，就连这块土地是否就是她口中的那个地点，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出站以后坐上出租车向南走，让司机带我沿着海岸南下，只因为沿途看见的第一个废弃车辆停放场就是这里，我便头脑发热地下了车。

遵循着不靠谱的灵感，我来到了这里，怀着就算找错地方也无所谓的半吊子想法，我用一支报刊亭里买来的圆珠笔，执拗地反复挖掘了好几个浅浅的小洞。雨水积在小洞里，土壤溶进雨水里，看上去就像小洞又被埋上了一般。要真是这样的话，就我那毫无规律可循的挖地方法，一定会分不清把哪块地挖了几次吧。

我正在寻找将近十年前猪乃木丢在这里的自行车钥匙。倒也不是猪乃木托我来找,也不是说找到了就能怎样。现在想要找到那把钥匙的人,说不定全世界也只有我一个。但是,我需要找到这把钥匙,为了能够站在她的面前。

土壤已经是一副即将化作泥水的模样,深深地嵌进我的指甲缝里,弄脏了我的手指。我用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去抠左手那根用来扩大小洞的中指,于是脏东西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搬家到了右手的大拇指上,我顿时感到了无力。

我一边回想着猪乃木的事,一边继续挖了起来。我和她是怎样相遇的,我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事,一旦唤起那些相关的记忆,我就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了相关的其他几个人物。那是一些让我觉得分外怀念的人物。要是没有河北君的话,我也不会遇到阿纯,吉崎君要是不跟河北君发生争执,我也不会把阿纯带回家。要是没有阿纯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和猪乃木说上话,安冈不来我们这里的话,也不知道猪乃木还会不会说出那件事。穗峰君还活着的话,我现在也许还和猪乃木在一起,至少不会疏远。也有可能甚至根本不曾见面。

我神游着太虚,手下的小洞不停地增加,但圆珠笔的笔尖始终还是不曾挖到过除了石子以外的任何东西。我开始厌烦起自己的毫无计划,终于开始在一条横穿废弃车辆停放场,流入大海的小河边漫无目的地转悠了起来。河里的淤水开始增多,可以看出几分即将成为浊流的兆头。猪乃木似乎就是倒在这个河堤上的。“总之喉咙非常地渴”,猪乃木是这样说的。把手掌贴在地面上,逐渐浸透了雨水的草丛很快开始缠上了冷气。我一边想着那份应该曾经渗入她的胸口和脸颊的寒意,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前额贴在了地面上。血液涌上脸来,泥水和沙石粘在刘海上,难受得让我无法忍耐,我很快抬起了脸,用手腕擦了擦额头。看看废弃车辆停放场的方向,可以看见我挖的小洞们毫无秩序地散布其间,那情景实在不合常理,过于荒唐,我烦躁了起来,开始踢起了脚下的沙石。

与其说这是找不到要找的东西时的焦虑,不如说是对时光无法回流的无情感到愤怒。因为无法处身于那时,所以此刻我才会蹲在地上不停地挖掘着地面。就算我站对了正确的位置,那个位置上经过的时光也无法回溯。我一

边咒骂着时光的无情，一边仿佛上瘾般不停地踢着地面的沙石，似乎地底埋藏着恨意的出口一般。

雨势变大了，我在这里做什么，为了什么，我来到了哪里，来自哪里，这些事终于开始变得朦胧。而与此相对的，我的知觉也终于开始鲜明地感受到了无法从这里振作起来的痛苦和无力感，以及渗进身体表面的雨水的冰冷。

我一直踢着河堤，直到膝盖发软，脚踝无力，我在原地蜷身蹲了下来。眼前看到了酢浆草的黄花。我记起了自己所做的是多么不成熟的行为，我垂下肩，仿佛想要搂住那些小小的花朵般伸出了手。

覆盖住花瓣时，触碰到地面的中指指尖感受到了一种特别寒冷又尖锐的硬物。我又开始让指甲缝中塞满新的泥垢，挖起了那件硬物。

\* \* \*

和猪乃木相遇时，已经是我的求职活动结束后了。大三时就已经修完了社会福利主任的课程，也攒够了毕业



前应修的学分。收到当地公务员考试的合格通知后,我的校园生活只剩下了一片毫无预定事项的空白。过去的三年里一课不落地学习,实在没有想到居然会通过县公务员的录用考试。何况那也是在辗转了四十多家企业之后,我已经是近乎燃烧殆尽的状态,只是恍恍惚惚地过着打工、学校、公寓三点一线的日子。虽然还有毕业论文的压力,但论文的题目已经确定,而且听说过求职面试时可能会被问到毕业论文的题目,所以为了能够说出像样的回答,早就已经开始收集资料整理大纲了。工作定下来以后,感觉也不需要特地一改之前的态度,拼命完成论文。高三春假之后久违的闲暇,让我在感激不尽的同时闲得有些发慌。重复交替着仅仅是敷衍的课程和酿酒工厂的点货兼职,在乱糟糟的公寓里发呆,打盹,看看 DVD 和录好没看的录像,整理音源,剪下网上收集的写真偶像的印制图片,贴在枕头边的隔扇上。在这些消磨时光的行为中,最后的一项对于女性而言应该显得非常怪异,但我是喜欢女人的,所以还是非常乐在其中地享受着这种带着自嘲和兴奋的一个人的游戏。因为会让我陷入不安的故事内容较少,所以虽然

以前比较喜欢看全裸写真,但那些姑且算在偶像范畴内的艺人的写真充分发挥了穿上衣服时半遮半掩的性感,让我看起来也更安心,所以现在比起全裸写真更喜欢这些。看着那些经过多番练习的姣好笑容,以及天真无邪地暴露着身体的女孩,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恍恍惚惚、被治愈般的心情。让我强烈地觉得,与这些密不可分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井然有序的。女孩们与销售这些的人们以及观赏这些的人们之间有着简洁的关联图,不论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感情上的算计,在我看来都是坚实而不可动摇的。而现实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更具备流动性的东西,对于思维顽固的我而言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事物。也许我的内心深处有着拒绝这种想法的意识,才造成了我的这些行动。

让阿纯在我的公寓里住了一晚的事发生在十月即将结束时,正好也是我对这样的生活略微感到一丝厌倦的时候。至于阿纯的姓氏,我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问过她的男友河北君(朋友圈中统称阿河),但在我的记忆中,只储存了阿纯这个记忆。阿纯当时正和大三时宣称要创业而退学的河北修一郎这个男人交往,我和河北又是同一个研讨会

的,河北经常称阿纯是旁听生,把她带来酒局上。河北退学后也经常参加研讨会的酒局,外部的阿纯也同样继续一起参加,因为大家关系好,所以谁都没有在意。有一次酒局正好河北没有参加,而阿纯来了,因为这样的前提下的一些发展,导致阿纯在我的公寓过了一晚。

在那之前,我和阿纯没有说过话。本身研讨会的酒局我也是两次里才去一次的人,就算去了,我也基本上是和事发那天正好缺席的冈野百合子这个人混在一起。抓个落单的男孩,问些诸如“说真的你觉得紧身三角裤和拳击短裤哪种更好?”“说实话我觉得紧身三角裤比较能让人产生情欲你觉得呢?”“是吗?尴尬了?”“不好意思啊!”“说来走进那种让人真的很火大的店时,不想朝墙壁撒泡尿什么的吗?”“男人可以做到这点真好啊!”之类百无聊赖的荒唐问题。冈野是个可以孤身一人连着喝好几家立饮式酒馆的爱酒之人,而我自己身处一群酒豪之中却基本上不怎么喝酒。干杯的时候总是先往杯子里倒些深度约等于食指第一个关节的啤酒,然后像舔一样地勉强喝几口,接着就兴高采烈地开始吃小菜。若是碟子里有海蜇、魔芋之类自己喜

欢的小菜,而旁边的人正沉醉于酒香之中的话,有时还会趁机做点坏事。接下来就是等着上菜,然后依次享用。这期间,对话基本上是自动回复般的状态,只是一个劲地随声附和,从头到尾表示肯定。只要食物美味,装好人还是完全不痛苦的。能听到有趣的内容那自然是赚到,就算是再无聊的话题也能和佳肴一起咽下肚里,次日再看着它们和佳肴一道相亲相爱地流进抽水马桶。但大多数情况下,听到的内容还是会留在胃里,只有说话方说完之后才一身轻松。我是马桶吗?说到底原来我是马桶啊?算了吧。我在心里自问自答,同时享用了邻座的小菜。邻座是研讨会已退会的成员认识的人,之前刚进了一家一流家电制造公司从事研究工作,住的是公司宿舍,但据说空间狭窄,连个人隐私都无法保证,加上食堂的饭菜又难吃,邻座一脸愁苦地垂头丧气,喝着我倒得一塌糊涂的酒。那个名叫浅野的男人既不是在生气,也不是在讽刺,只是有些忧愁。对于他的那副样子,我竟然产生了一些好感,甚至随性地想着是否能和这个人发生些什么。圆脸加上发质很好的褐发,笑容稳重的浅野就算保守来看也是符合我的口味的。

这场八点开始的酒局才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我一面咕咕嘟地搅拌着倒数第二个上来的山药汁麦饭，一面拼命盘算着等会儿如何跟浅野扯上关系，一个劲地追问“最近喜欢谁？”“对谁来电？”“我喜欢安田美沙子，还有根凌果然还是很棒啊。”虽然我一直在听浅野漫不经心地抱怨，但眼下浅野对公司的怨言似乎也说尽了，对话随时有可能终止。浅野果然露出了忧愁般的表情垂下了眉，笑言最近已经连关心这些的时间都没有了。“是嘛。”我自然而然地将嘴角弯起到上限，真丢人，我无法掩盖愈加尴尬的表情，粗暴地搅拌着山药汁麦饭。“堀贝小姐真是个怪人啊。”浅野淡淡地说，自己往杯子里斟上了啤酒。

好伤心。又被人当成怪怪的女孩了。我有些难受。我不希望被人这样看待。我不太喜欢彰显个性。不仅不想彰显，我还积极地想要抹杀。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说出一些会被人认为怪异的话。一直都是这样。作为女性既然已经无可救药，那至少可以站在你们那侧的立场上说上话——我总是会做些类似这样多余的推销。结果仅仅只是给人一个怪异的印象，一切就此结束。

我已经二十二岁，仍然还是处女。但“处女”这个词现在感觉好像只剩骂人的功能了，所以方便的话还是希望能够说成“贞洁的少女”这个词。不管谁都好，赶紧找些别的词让它们流行起来，最好能常用到被载入字典。像“不良库存”之类，“劣等品种”之类。或者“Hyadaluco”<sup>①</sup>、“波将金”<sup>②</sup>之类的也行，只要是说得顺口的就行。我想徒劳地用充满朝气的声音说，“我是堀贝佐世，东谷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四年级朝气蓬勃的波将金。有空闲的各位，烦请赏个五千日元”，赚些有些淡退的笑声。要是是有十个人在场的话，其中的七个人应该会给我一个傻傻的笑容。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内，这个世界还不至于冷淡到连个傻笑都不肯给，基本上都是一锅温水。不，我真没有讽刺的意思。这个研讨会也是这样。

话虽如此，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感到焦虑。不，我从满二十岁起就开始感到了焦虑。而到了最近，我又开始感到“二

---

① 日本经典 RPG 游戏《勇者斗恶龙》中的冰系咒语。

② 大型电玩游戏《罪恶装备》中的角色名称。

十岁”也已经太晚了。其他人都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开始意识到并采取了行动，从小破孩转变成女人了。所谓的开始，究竟是怎样的？对此还不能理解的人，除非是底子真的很差的人，不然都是不良库存的预备队。现在想来，真是失策了。那时我沉迷于英国的乐队，整天模仿着他们。比起想要变成女人这个念头，想要变成他们的愿望更占了上风。在修剪眉毛之前，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充满厌恶地抓乱了自己的直发，想要变成更不羁的发质，想要嘴角挂上傲慢，我扭曲了脸。但最后，我也无法对自己产生苛责之情。因为我知道，变成今天这样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只能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就算做的事和我一样，聪明的女孩还是会有应有的东西，做到应做到的事。毕竟，我之所以笨拙得超乎寻常，不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而是因为我的灵魂。

以那天碰巧坐在我旁边，感觉还不错的浅野君为首，从二十岁起的两年时间里，让我想要和他结婚的男性不下十人，这当中的一半人我也实际地和他们说过。“再不济我养你”，我这么一说，所有的人都垂下眉笑了起来，说，“堀贝小姐真是个怪人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男孩说了句

“靠你了”，但他也在和我相遇不到半年后的十二月初，因为自行车事故而过世了。和我所属的社会学科不同，男孩是文学科的，他叫穗峰君。我连他的告别仪式都没有参加。毕竟，在酒席上也只和他一起喝过一次，就连他过世的消息，也是事发一个月之后，在一次主要话题并不是他的闲谈中听说的。

穗峰君这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毕竟，那天的他是刚从警方那里录完口供回来。住在穗峰君楼下的小孩似乎被疏于照顾，他便让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结果被人怀疑绑架，被扭送到了警察局。“说明了前因后果之后，总算是洗清了嫌疑，但那孩子还是让人担心啊”，穗峰君一脸严肃地说。他的表情看上去就是让人难以呼吸的痛苦，让我不由自主地为了缓和气氛说起了无聊的事，“人太好的话对这本人本身不是什么好事啊，我自己在地铁上给大妈让座的时候还被大妈教训了一通，说我站起来的动作难看呢”。于是穗峰君脸色一变，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大声笑了起来，“这两事风马牛不相及嘛。”穗峰君虽然那么说，但似乎是明白了我说这无聊话题的意图。



“但是啊，我是挺喜欢这种吃亏的人的。怎么说呢，也不是针对什么，只是比起擅长处事的人，不擅长的人更有趣吧。”穗峰君一边自己往杯子里倒满烧酒，一边说。

“那才是真吃亏啊，因为不擅长处事，所以才更要模仿那些擅长的人啊。”我反驳道。

于是穗峰君咧嘴一笑，“反正你心里根本没这个想法吧。”

我有种被说中了的感觉，只能无言以对。那之后，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匀出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想起穗峰君这个人，虽然每天都想着好想见他，好想见他，但一直没能和当时负责安排的干事说出口。好不容易决定明天要和干事说了，结果第二天就听说了他过世的消息。我只能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死了才留在了我心底，还是就算活着也会这样，但他在我的心里已然占据了一席特殊的位置。尽管如此，他也已经不在了。再怎么想他，我也摆脱不了不良库存的性质。实在太可惜了。

“哎，堀贝小姐也请把这些吃了吧。”耳边传来了浅野